

# 編後絮語

■ 韓思藝

本刊副總編輯

赫赫炎炎，雲我無所。炎炎夏日裡，在空調籠罩的寓所裡編輯論文，雖然不免反復編輯修改文稿，但也不失為是消暑納涼避難所。作為編輯，閱讀到好文章時，會不自覺地隨著作者的思路進行延伸思考，甚至想像到它可能給讀者的帶來的啟迪與共鳴。如同為他人做嫁衣裁縫，對新娘的未來的生活做一點聯翩浮想，成為編輯裁剪之餘的一點精神娛樂。

《文化中國》這本期刊，一直致力於在古今中西的文明張力中展開對話，在古為今用、洋為中用中推陳出新。本期推出的特約訪談「『三個文明』磨合下的當代中國社會」，採訪了復旦大學的謝遐齡教授。謝遐齡教授學起西方近代大哲康德，又高度認同於儒家。不僅具有深厚的哲學功底，又精通社會學理論，對國家社會、天下蒼生懷有極大的關切，體現出一位純正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使命感。謝遐齡認為，當代中華文明是三個文明——傳統儒家文明、西方基督教文明、蘇俄文明的整合，要認清當下中國的時代課題和歷史需求，需要鼓勵直面事情本身去研究經典，以西促中、三流融合，賡續並激活本土學術道統，展現出其強烈的國族情懷和文化擔當。對於當代中華文明的發展，清華大學呂嘉教授也有類似的反思。他認為，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知識體系逐步淪為西方知識體系的「子集」，中國人難以認識真實的自己，因而產生文化上的自我迷失、自我誤解、自我喪失，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。因此，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，建設以中國的人的知識為基石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，以承載當代中國的人文精神。

如何在中西文明的對話中不斷更新發展中華文化，為當代國人構建可以棲息的共有精神家園，一直是中華神學的初心所在與運思所向。梁燕城先生在「三一圓融與如來藏真心」一文中，具有開創性地引導了佛教和基督教在基源性問題上的對話。他指出，基督教中的十字架神學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

系統，有相近的智慧，可以互相啟發、互相理解。上帝本體就是「即空即愛，空愛圓融」。上帝以其無盡的愛展現了其完全虛己的空愛圓融，以在十字架上的苦痛死亡，背負世人的一切罪孽，融攝世間一切的煩惱痛苦，同時以無盡的愛展示出復活的榮耀。因此，基督教的「神愛藏」可以回應佛教的「如來藏」，引領人最終進入終極的美善世界。這篇文章所開啟的神學哲學思考，可謂超越了近代以來耶佛對抗舊窠臼，開啟了耶佛對話的新境界。

「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」，本期「歷史文化」欄目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中國近現代發展中，中、西、馬三個文明會通融合的不同歷史進程。如胡可濤的「隱秘的顛覆」一文，通過對李立三領導的安源工人運動的考察，指出作為新式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，李立三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土壤中，他不僅巧妙地利用傳統來反傳統，還借鑒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反對資本主義，在「文化置位」下，成功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安源扎根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。許俊琳的「抗戰時期中國基督徒的民主想像與認同政治」一文指出，在抗日戰爭大背景中，中國基督徒受九一八後國難加劇及國際民主危機的刺激，完成了比較統一的民主站隊，反思西方政治民主的片面，對中國式新民主展開了新的思考，以完成抗戰民主建國的目標。這可以說是抗日戰爭時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某種思考與實踐。本期「民族宗教」欄目的幾篇文章，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展現了宗教在不同地區的本地化發展，以及其對中華民族之間民族交流、文化交融所起到的促進作用。如民間苯教文獻中的貢則（孔子）形象以及漢藏族民族交流、交往、交融的歷史，道教在納西族多元宗教的和諧共生的重要作用等。

赫赫炎炎，雲我無所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。酷暑難耐但終會過去，因為天道運行有序，天地仁愛不絕，古代經典彼此印證，當代賢哲皆有應和。